



南京大屠杀研究

历史与言说(上)

张连红 孙宅巍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研究》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也
中日记中称赞驻守紫金山的蒋介石这支嫡系部队是骁
勇顽强战到底的部队。此后随着战况的变化，南京外
御部著也略有变动。但紫金山阵地基本上由教导总队
根据唐生智11月所制定的南京防御计划，第三十
主力位置于玄武湖附近，担任玄武湖、红山、幕府山
门之守备，并与幕府要塞协同作战。第三十六师为
部，根据命令，该部防守的重点为：「正面向指向红
山，面向指向下关附近，左右依玄武湖与幕府山要塞。
是就防守佐佐木支队的进攻。第三十六师的任务
除步兵外，第十六师团还配备有野炮兵第二十一联队
队配有野战重炮，加农炮，重火炮，迫击炮。另外还配备
气球。在整个南京攻坚战中，日军火炮发挥了重要的
摧毁了中国守军大部分坚固阵地。根据第十六师团总
部署，12月7日，第三十三联队按照师团步兵第
联队一营第一大队及第五、第八中队，为右翼队，应
「不舍」北侧地区攻击前进，和右翼支队的作战区界
「蒋王庙」玄武湖东岸，自南京城东角一线，
括右路」的命令，承担了攻占紫金山一带高地，担任
控制南京城，必先占领紫金山的第一峰和第二峰，而
第一峰和第二峰

南京大屠杀研究 历史与言说

----- (上) -----

张连红 孙宅巍 主编



序一 为了让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 不只是中华民族的记忆

林伯耀

今年是甲午战争 120 周年,甲午战争以来的半个世纪,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屈辱的不能忘却的历史。日本给予中国的损害,无论是人员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远远超出了其他帝国主义列强。

从 1928 年日军第二次出兵山东时的“济南屠杀事件”到 1945 年日本战败,日军在中国全境有组织、集中进行的屠杀及暴行(惨案),仅据中国的历史资料和文献记载就有 2 300 多次^①,一次出现百名以上牺牲者的惨案有 390 多次^②,其中包括 1930 年日军首次使用毒气杀害 1 300 人的雾社事件等。1968 年,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屠杀数百名越南居民的“美莱村事件”震惊了世界,而在那场侵略战争期间,在“圣战”的名义下,日军在中国各地制造此类事件可谓“家常便饭”,其中日军在 1937 年 12 月 13 日攻陷当时中国首都南京到占领南京期间所进行的南京大屠杀,更是这无数惨案中的一个突出的象征性事件。

1947 年 3 月 10 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出判决:“……至其陷城后,与各会攻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大规模屠杀……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十九万人以上……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

① 参见李秉新、徐俊元、石玉新编:《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② 参见李恩涵:《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4 年。

团体掩埋者，达十五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三十余万人。”结论为：“……被告与各会攻将领，率部陷我首都后，共同纵兵肆虐，遭戮者达数十万众，更以剖腹、枭首、轮奸、活焚之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与夫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无与伦比。不仅为人类文明之重大污点，即揆其心术之险恶，手段之毒辣，贻害之惨烈，亦属无可矜全。应予科处极刑，以昭炯戒。”因其触犯《海牙陆战规例》《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和《战争罪犯审判条例》，下达死刑判决。

通过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得到公开的南京大屠杀真相，在当时的中国国内被广泛传播，中国民众为民族蒙受的巨大牺牲吞下了心酸的泪水。由此，南京大屠杀成为中国人永远难忘的活的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日军的南京大屠杀犯罪行为已经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定罪，当时的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作为甲级战犯由于战争责任而被处以绞刑，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约》（虽然中国政府没有承认）中也向国际社会承诺接受判决结果。

然而，在去年年底，接着几年前的小泉纯一郎原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再次更深深地伤害了以中国、朝鲜为首的亚洲受害国。安倍晋三以及日本的社会、政治、教育界，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和矮化是对中国人的重大挑战，我们中国人绝对不能坐视不管。

南京大屠杀过去了77年，日本战败至今也有半个多世纪了。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饱受苦难的中国战争受害者的心灵创伤不但没有治愈，反而更深了。其主要原因在于，作为加害者的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不仅没有致力于向日本的下一代宣传正确的历史事实，没有对否定过去的侵略行为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的人采取明确的拒绝态度，反而采取了助长他们的态度。日本文部省和右翼政客将

标榜“皇国史观”，美化过去的侵略战争，企图推动将南京大屠杀“幻影化”的历史教科书用在日本各地的学校。日本社会在总体上是企图美化过去的战争、否定侵略事实的。这样，在过去的侵略中受害的中国人的心当然不会平静。

“在南京大屠杀中有三十万以上的中国军民被屠杀，这个历史事实必须得到尊重。”^①中国人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提出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是为了显示自己受难的实际情况，将其作为历史的教训，在花费了大量时间和人力、收集了庞大的证言和证据之后，才得出结论的。但是，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基于蔑视中国人的观念，说中国人的证言不足为凭，拿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企图歪曲、修正历史事实。

现在从日本传来的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声音，就是在死者的伤口上扎入手术刀。这是侮辱中国受难者作为人的存在，是践踏他们的民族尊严。加害者否定加害事实，是对受难者的第二次暴行，是不言而喻的加害。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亚洲的过程中，给各地带去了许多非人的行为，其中尤以南京大屠杀在残暴和丑恶程度上最突出、规模最大，可以说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将这个事实传达给世界，是被害民族的重大任务和使命。中国的历史学家不能在“铁证如山”这句话里安于现状，为了捍卫历史的真实，必须做好应对所有挑战的思想准备和实际工作准备。（1）进一步探索国内外的资料、文献，又不仅仅依据文献、资料。（2）还要进一步寻找已经很少的幸存者和目击者，及早着手他们的口述调查和记录（oral history）。过去无论进行过多少口述调查，恐怕都不能说是充分的。（3）不是把南京大屠杀仅仅当作历史问题来处理，而应该作为现在的活的社会课题提出来，也就是说，

^① 孙宅巍：《论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南京大屠杀六十年东京国际座谈会，1997年12月。

为了对至今仍然深受精神、肉体、社会各方面后遗症之苦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尽管已经很少)及遗族进行社会救助,不仅历史学家,而且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社会学家、公务员、志愿者都必须积极参与。

此次,由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资助的研究成果在张连红教授的努力下,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凝聚了众多的研究人员、专家研究的心血。在此对张连红教授及相关研究人员、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为了让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的事实成为人类的记忆,请继续相互贡献各自的心力。

(林伯耀,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秘书长,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主要资助者。)

序二 写在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 成果报告出版之际

松冈环

2004年至2008年的五年间,定居在日本的林伯耀先生和我通过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支援大家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这让我感到非常自豪。

从1997年开始,我走访了250名参加过南京战的日本老兵及南京300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并记录下他们的证言,在此基础上分别于2002年、2003年出版了加害老兵证言——《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及幸存者证言——《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两本书。因为我不是日本历史学会的成员,只是编外研究人员,所以在日本出版及推广书籍时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直至进入21世纪,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一直否定南京大屠杀并加强攻击中国的力度。对于这种持续随意歪曲历史事实的潮流,我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我认为日本右翼团体篡改历史的行为是对中国国内幸存者及其家庭的第2次、第3次伤害,甚至日本自身也有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危险。为了改善日本这一扭曲历史的社会现状,我一直在从事着出版探明南京大屠杀史实的书籍,号召朋友们一起举办日本全国性的南京大屠杀证言集会、制作电影等活动并努力将此推广到日本全国。

与此同时,多年来我也一直考虑在南京与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学者们联合起来共同研究这一历史。在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早

年有南京大学的高兴祖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孙宅巍教授这样的先驱大家，但我一直希望不仅是专业的历史研究学者，一般学者甚至年轻学生也都能自由地参与到南京大屠杀研究中来。基于我的这种愿望，我们设立了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

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在五年间支援了 48 项研究，对此我感到无比的喜悦。利用基金的研究者的代表有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连红教授及经盛鸿教授、汤山炮兵学院的费仲兴教授、中国青年报社的戴袁支先生等，他们不仅发表了研究成果，还应日本南京大屠杀 60 周年全国联络会（共同代表：林伯耀、松冈、由木）的邀请访问日本，在日本各地发表研究成果，让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新的史实。

另外，我率领的铭心会南京友好访华团也已 28 次来南京访问学习。每次访华团在南京举办南京大屠杀学习会时，早年承蒙高兴祖教授、经盛鸿教授，近年来王卫星教授、张生教授及在日本发表研究基金研究成果的研究人员都给访华团成员做了历史知识的演讲。

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发掘了很多南京大屠杀研究方面的新人，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喜事。而以此为契机获得中国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激励南京大屠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则更令我感到自豪。

我深信，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能在南京当地得到如此的发展，完全得益于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连红教授长期以来历尽辛苦团结了一批研究者并不断拓宽研究渠道的努力。同时我也非常感激以张教授及孙宅巍教授为首的各位理事及管理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及通力合作。此次成果集正式出版，我既感到高兴，更感到自豪。

近年来，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日本对历史的认识越发恶劣。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发生的具有代表性的屠杀，为进一步探明这一历史事实以实现世界和平，我期待着中日两国的研究者能付出更大的努力，继续不断的合作。

（松冈环，日本铭心会南京代表，本文由盛卯弟先生翻译。）

目 录

序一 为了让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不只是中华民族的记忆 / 林伯耀 / 1

序二 写在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成果报告出版之际 / 松冈环 / 1

一、历史真相与研究 / / 1

日军第十六师团与南京大屠杀 / 薛玉珊 / 3

南京保卫战研究:以中国守军为中心 / 程 维 / 80

南京大屠杀前后的鼓楼医院 / 顾 碧 / 124

日本驻华领事馆警察的法律地位——以南京大屠杀期间领事馆警察活动为中心 / 曹大臣 / 193

侵华日军军风纪研究——以第十军为中心 / 程兆奇 / 211

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传教士对日军之态度 / 彭 剑 / 248

南京大屠杀中的性暴力及性别分析 / 金一虹 / 255

二、历史叙述与表达 / / 275

侵华日军暴行与纳粹暴行原因比较研究初探 / 马振犊 / 277

国民党战时对外宣传与南京大屠杀真相传播 / 文俊雄 / 293

延安中共报刊和图书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与评论 / 经盛鸿 / 311

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 / 马振犊 邢 烨 / 325

日军部署及战略意图与南京大屠杀的原因 / 王卫星 / 346

南京大屠杀时期红卍字会活动的两面性 / 高鹏程 池子华 / 358

南京大屠杀与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 / 薛丽蓉 池子华 / 370

三、战后调查与审判 / / 387

新发现南京大屠杀埋尸资料的重要价值 / 孙宅巍 / 389

南京大屠杀遇难人口的构成——以南京市常住人口为中心 / 张连红 / 412

南京大屠杀期间市民财产损失的调查与统计——基于国内现存档案资料的分析 / 姜良芹 朱继光 / 425

南京沦陷后私人财产损失的典型性研究——以国民政府文官处职员损失为例 / 吕 晶 方 勇 / 452

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社会影响论析 / 严海建 / 475

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辩护——以控、辩双方质证为中心的考察 / 张 生 翟意安 / 486

东京审判：史实与争议 / 杨夏鸣 / 510

四、国民认识与记忆 / / 529

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以媒体报道为中心 / 钱春霞 / 531

空间、仪式与社会记忆——以江东门纪念馆为中心的考察 / 杨 扬 / 577

影视文化与民族创伤记忆：南京大屠杀影视作品研究 / 陈晓红 / 631

民国名人笔下的南京大屠杀 / 马思睿 / 675

驳《検証南京事件证据照片》——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再検証 / 易 青 曹必宏 / 699

日本学术界“南京大屠杀事件”论争及各派论点评析 / 王希亮 / 710

附 录 / / 729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项目管理委员会名单 / 729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项目评审委员会名单 / 730

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项目条例 / 731

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名单 / 733

后 记 / / 737

一、历史真相与研究

日军第十六师团与南京大屠杀

薛玉珊

一、第十六师团的组建与出征

(一) 第十六师团的组建

近代以来,日本与俄国在争夺亚洲利益的过程中存在着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升级成为两国之间的战争,1905年日俄战争终于爆发。战争中,日俄两国的实力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距,日本兵力明显不及俄国。如在辽阳会战中,俄国兵力约为22.5万人,而日本第一、第二、第四,三个军的总兵力仅约13.5万人;^①在沙河会战中,俄军兵力约22万余人,而日本兵力仅约13万人。^②再如在奉天会战中,“俄军兵力约为32万人,日军约为25万人。”^③日本认为“陆军在日俄战争中虽然有幸获得了全局的胜利,但是尽管有歼灭敌人的机会,遗憾的是由于兵力不足未能实现。这就是平时常设兵力过少的原因”^④。由此可见,虽然日本最终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但其兵力不足的问题也充分地暴露出来。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迅速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其军事力量在亚洲首屈一指,但是与英、法、德、俄等国相比,尚存在很大的差距。正因为如此,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日本被迫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使其认识到导致三国干涉还辽的关键原因是军事力

① [日]生田惇:《日本陸軍史》,教育社株式会社1980年,第85、86页。

② [日]生田惇:《日本陸軍史》,第8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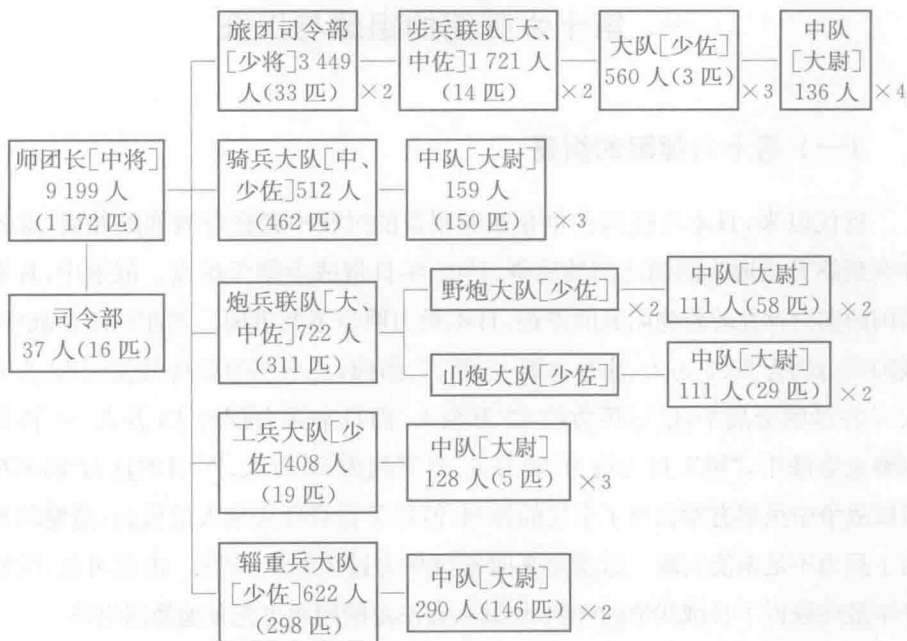
③ [日]生田惇:《日本陸軍史》,第89页。

④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陸軍軍戦備》,朝雲新聞社1979年,第55页。

量还不够强大。因此,在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日本政府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着眼于大力扩充军备的经济预算”^①。然而,由于日本内政关系复杂,虽然军费预算激增,但增设师团的进展相对缓慢。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大本营决定进行奉天作战,在未开战之前,要求增设两个师团,以进一步增强六个师团的实力”^②。1905年7月17日,日本政府下达了第十六师团的临时动员令,在京都建立了日军第十六师团,因其司令部设于京都,官兵主要来源于京都、三重县和奈良县,故又称“京都师团”。

1890年11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师团的平时编制,其编制具体如下:



注:数字为额定人员,圆括号内为额定马匹。

资料来源:[日]生田惇:《日本陆军史》,第55页。

1896年、1900年日本政府又两次对1890年规定的师团平时编制进行了修订,具体内容为:“骑兵大队改称为骑兵联队。最大的变化是野炮兵联队,被区分为设有两个大队、六个中队的野炮联队与山炮联队。这是因为要根据师团的

① [日]生田惇:《日本陆军史》,第67页。

②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陆军军战备》,第50页。

特性,分别设置野炮联队或山炮联队。野炮联队的额定编制为 793 人,山炮联队的额定编制为 882 人。这样,师团在平时的编制膨胀到约一万人。”^①第十六师团就是依据上述编制在战争中建立的。

第十六师团建立时,下辖两个旅团、四个步兵联队,此外,尚有炮兵、工兵及辎重兵部队。由于第十六师团装备精良、兵员满员,在其建立的当年即被派往满洲参加了日俄战争,其后又被派往朝鲜北部。^②

第十六师团虽然是在战争期间临时动员组建的,然而在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在 1906 年度的预算案中仍然列入了第十六师团的军费。“首先计算在战争中临时动员的第十三至第十六师团的维持以及和它相伴而来的官衙、学校等的扩张所需要的经费,并使之通过,同时制定了今后关于军备充实的计划。”^③在 1907 年度预算案中仍然可见第十六师团的经费:“(一)第一期军备充实所需要的经费(经常费常年 633 万元,临时费合计 7.519 万元……连续十年);(二)第十三至第十六师团兵舍、厅舍以及其他的经费(临时费合计 3.251 万元……连续四年)。”^④可见,1906 年、1907 年度的预算案中,都包括了第十六师团的经费。此后,因战争临时动员建立起来的第十六师团成为日军常设师团。

(二) 战争爆发与第十六师团的出动

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的三十年间,第十六师团各联队承担着各类任务。关于这一时期第十六师团的历史资料相对较少,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我们仅可以勾勒出该师团各联队大致的活动情况。

1929 年 4 月,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被派往中国东北,联队本部和第一大队驻扎在辽阳,第二大队则驻扎在关东州(今大连及周边地区),该联队直到 1931 年 4 月与日军第二师团交接后才回国。此后由于关东军换防,作为基干兵力的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又于 1934 年 4 月接到动员令,4 月 21 日从日本福知山出发,经由釜山到达吉林驻防,直到 1936 年 6 月才被调

① [日]生田惇:《日本陸軍史》,第 69 页。

②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陸軍軍戦備》,第 50 页。

③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陸軍軍戦備》,第 55 页。

④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陸軍軍戦備》,第 56 页。

回日本。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日两国间矛盾愈演愈烈的同时，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与苏联之间的纠纷也逐渐增多。“最初的纠纷是由于国境线不明确而发生越境，或匪徒出没引起的。后来则随着双方进行战备、收集情报、飞机侦察、占领国境附近要地等原因，纠纷次数逐渐增加。在昭和七至九年的三年中，平均每年发生176次，其规模也逐渐达到大的武装冲突。”^①为了与苏军抗衡，1934年4月18日，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八联队接到驻扎齐齐哈尔的命令，20日该联队从大阪出航，23日登陆大连，25日抵达齐齐哈尔。^②“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到达齐齐哈尔后，负责齐齐哈尔附近一带的警备。第三中队于5月4日到次年12月5日，驻屯在黑河地区；第六中队于6月10日到次年8月10日，在海拉尔进行守备。”^③“9月10日，步兵第三十八联队与第三师团（名古屋）以及独立守备队参加了吉林省的大讨伐战，先后转战五城—阿城—珠河—宾—伦树地区。”^④

之后，步兵第三十八联队于1935年6月8日又参加了间岛省^⑤“匪贼”讨伐战役、1936年11月的长岭子战斗等。

1936年4月18日，“步兵三十八联队与步兵第二联队交接后，于4月29日从齐齐哈尔出发，5月2日从大连出航，5月5日返回奈良”^⑥。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矛盾逐步激化，这种不断激化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全面战争的爆发。1937年7月7日，驻华北日军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进行了全面的战争动员。

1937年7月27日，“通州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以“膺惩暴支”为借口，向国内再次发出动员令。8月21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以第十六师团作为常设师团（甲种编制），以第一〇一、第一〇三、第一〇九师团作为特设师团（乙种编制）”^⑦，共动员四个师团，增兵华北。包括第十六师团在内的日本军队被源源不断地派往中国华北地区。

①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29页。

②③④ [日]野田俊夫：《奈良連隊戦記》，大和タイムス社1963年，第161页。

⑤ 伪满洲国省份，省会为延吉县。

⑥ [日]野田俊夫：《奈良連隊戦記》，第164页。

⑦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70页。

日本的常设师团主要是用于对苏作战,因此在平时尽可能控制使用,此次日本将常设师团——第十六师团调往华北,可见日本对此次作战之重视。

日军参谋本部在决定向华北增兵的同时,又决定“改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编成方面军司令部。在方面军司令部之下,配备了二个军司令部(各指挥四个师团或三个师团)及中国驻屯混成旅团”^①。“8月31日,根据军令陆甲第十三号,修改中国驻屯军的编制,编成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第二军的战斗序列及临时航空兵团、铁道队、通信队等。”^②第十六师团被编入华北方面军第二军战斗序列。

日军第十六师团的动员并不是同时进行的,而是以联队为单位分别动员的。1937年8月,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八联队接到了动员令。8月25日,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开往中国华北地区。而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第五次动员令是8月24日下达的。9月初,第十六师团各联队动员基本完毕。

自9月8日起,第十六师团各联队开始分别乘船从大阪港等地出发,9月11日,其先头部队在塘沽登陆。登陆后,该师团于17日进抵天津,随即参加了子牙河地区的战斗。驻子牙河沿线的中国守军不敌第十六师团,战败而退。随后,第十六师团又参加滏阳河作战,10月12日,师团主力到达宁晋附近,并驻守在该地。同时,儿玉忠雄少佐指挥的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九联队第一大队13日占领隆平,16日占领了南和。

此时,上海方面的局势也日趋紧张,日本以大山事件为由,增兵上海。8月13日,日本临时内阁会议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并派遣两个师团,向上海发起进攻。15日,“命令组建上海派遣军,同时命令其与海军协力,歼灭上海附近之敌,占领上海及其北方地区,保护帝国臣民”^③。

当时,上海派遣军的编制为:“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欠天谷支队);独立机关枪大队、战车大队、独立轻装甲车中队各一;野战重炮兵联队(一部)、追击大队各一;野战高射炮队(乙)六、野战高射炮探照灯队三;独立工兵联队(甲)、独立飞行中队各一;军通信队一;架桥材料中队、渡河材料

①②[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2页。

③[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陸軍軍戦備》,第174页。